

喜 剧

# 列 車 东 去

LIECHE DONG QU

鎮江車站工人业余文工团集体創作

王 长 庚 执 笔

江 蘇 文 藝 出 版 社



• 內 容 介 紹 •

“列車東去”，是寫車站職工在大躍進中，由於找竅門，想辦法，改進了裝車方法，使火車運輸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這出戲，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有力地說明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正確。

喜 劇

列 車 東 去

鎮江車站工人業余文工團集體創作

王 長 庚 執 筆

\*

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〇〇四號

江 蘇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號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江蘇新華印刷廠印刷

\*

開本 787×1092 耗1/36 印張1 2/9 字數24,000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南京第

印數 1—8,000

統一書號：T 10141·923

定 價：(5) 一 角

時間 1958年第四季度某日傍晚。

地点 某車站貨运室。

人物 任大安 男,35岁,食品公司裝車組組長。

王明礼 男,42岁,車站核算員。

楊子良 男,24岁,共青团員,車站貨物司磅員。

袁国栋 男,38岁,共產黨員,車站貨运主任兼党支部書記。

楊春華 女,38岁,車站食堂組長,家屬突击隊長。王明礼之妻。

老 郑 男,55岁,車站裝卸組長。

工人群众若干人。

女青工甲、乙。

布景 台左一张双人写字台,是王明礼和楊子良的办公桌。台上放着一般办公用品,及有关車站貨运方面的报表票据,还有电话机一架。台中間有門,一边通貨場,一边通市內。左边有窗。靠写字台右边有茶几和椅子。茶几

上有電話，系外綫。右側有一門，通車站辦公室。牆上有紅旗、標語。標語是：“不為金、不為銀、一切為了0—5—0”、“為完成1070萬噸鋼而奮鬥”、“保證三大元帥勝利進軍”。

幕启 两只電話鈴猛响，無人接。王在窗外和貨主談話。

〔王聲：好，想辦法，想辦法！

〔貨主：再不運要變質了，地頭等着供應。

〔王聲：哎呀，沒有車皮，不能送來。

〔貨主：近半个月了，走都走到了。請你想想辦法吧。

〔王聲：好……

〔王進門，外綫電話又响。

王明禮（搖搖頭）傷腦筋！（去接電話）我是車站貨運室，我就是核算員王明禮，你哪一位？……噢……老徐同志，當然哪……肥田粉當然重要。好好好，盡量想辦法。今天不能送來，有困難吶，倉庫都滿了，不能送……千萬不能送！（放下話筒轉身唉聲嘆氣）傷腦筋。（快板）

天天和貨主打交道，

說得嘴干舌又燥。

辦法辦法天天想，

保證保證天天叫。

貨物積壓仍舊很不少，

实际困难是貨多、車少裝不掉！  
裝不掉，裝不掉，  
你說哪個心里不着躁！  
有些貨主不明了，  
指着鼻子都說我們的工作沒搞好。  
要曉得，元帥升帳大進軍，  
鋼、煤、糧、棉完成四大指標最重要。  
對重點物資運輸要保證，  
那些“小兵臘子”一定要認道。  
對貨主，莫急躁，  
未曾說話先帶笑，  
認對方的要求先提出，  
自己的困難條件和客觀情況再來說一套。  
接受、接受，提的意見全部都接受，  
千萬、千萬、千千萬萬不要發牢騷。  
你好他好大家好，  
一個哈哈兩個笑，  
貨主對我還不錯，  
送我個外號叫“老油條”。

（搖搖頭）傷腦筋！（回辦公桌。任沖進）

任大安 你們主任呢？我們食品公司的豬到底什麼時候裝？

王明礼 装装装，当然要装！我的食品公司大组长，我们不是一天打交道，情况你是晓得的，一有車皮，馬上就給你們装。我們的困难就是你們的困难。

任大安 什么？

王明礼 （急忙）不不不，你們的困难就是我們的困难，这是分不开的。

任大安 好了，好了，說的倒好听，就是困难不能解决。唉！（唱“老黃調”）

上海天天来电报，  
市内供应很需要，  
猪肉外銷等加工，  
此地装車装不掉，  
仓库里面放不下，  
我們头都軋扁了。

王明礼 （接唱）你不要急来不要吵，  
这个情况我也明了，  
元帅物資多紧张，  
日夜运输象飞跑；  
今天我們想办法，  
一有車皮就装掉。

（白）不管怎么样，副食品碰到元帅物資总得要

証路吧！

任大安 証路并不等于不装，总得往前走，不能釘桩釘在这里不动身。（內綫電話鈴响，王接電話。任无可奈何地坐下）

王明礼 哪一位？……本家，本家，噢，十件鸡鴨有問題，送来也装不掉，等等再想办法，（外綫電話鈴响。王示意任去接，并对任說）要是貨叫他不要送来。（手里電話未放，仍敷衍）这……

任大安 啊！对！什么？沒有車皮唉，煤球——煤球不能送来。

王明礼 （对任）煤球呀？叫他赶快送来！

任大安 赶快送来！

〔王猛听得和自己通話的对方要送貨来，急止。〕

王明礼 不能送来，不是跟你讲的，千万不能送！

〔任以为对他說的，連忙也改。〕

任大安 不能送，千万不能送！（不耐煩地把電話挂上）

王明礼 （着急地手拿話筒向任奔去，复又挂上電話）哎呀！你……（噤咕着拿電話）140，伤脑筋，你怎么叫他不要送！

任大安 唉！不是你叫不要送的嗎？

王明礼 （着急地）那个是貨主托运的貨物。伤脑筋！

任大安 这个呢？

王明礼 噯……真要命!

(唱“梨糕糖調”)

这五百斤的煤球是食堂里面要，

今天晚上等着烧，

你怎么叫他不要送，

真是郭呆子帮忙越帮越糟糕!

任大安 (接唱) 我也不知道。

王明礼 (模糊不清地学任) 我也不知道。伤脑筋!

任大安 (急奔向王) 这个猪到底什么时候給我們装?

王明礼 不要急，我的大组长。告訴你个好消息，現在全党全民修复綫了。修复綫就是鋪双軌，通車以后，就好象行人道一样，一边靠左走，一边靠右走，就不要你挤我我挤你的了。到那时候，你們食品公司就要发愁了。

任大安 我們愁什么?

王明礼 那个时候車子多啦，速度又快，車皮放在你們食品公司門口，你們的猪都跟不上了。

任大安 我們跟不上? 我看你还在鼓里面! 哎依喂! 不光你們鐵路大跃进，我們食品公司也来大跃进呢! 今后养猪，經過选种、配种，提高飼养技术，改进管理方法，猪长得象一条小牛一样，一节車皮最多装上二、三十只。总而官之一句話，到那个

时候还是你们运不出。

王明礼 唉，还是你们跟不上！

任大安 还是你们运不出，（两人分开背向背坐下，突然两人  
王明礼 跟不上。

又同时转身面对面地举起手来。王唉了一声，两人又同时放下手去）

任大安 （急问）我们这个猪究竟什么时候装？早上就计划装，到现在一点影子都没有。

王明礼 有计划就能兑现。

任大安 那我就打电话通知放猪了。（边说边站起，转身就要打电话去）

王明礼 唉，唉，还要等司磅员小杨来联系哩！

〔杨子良上。〕

王明礼 （见杨来）小杨，猪车怎么样？

杨子良 不装了，全部装煤炭。

王明礼 讲好装猪为什么又不装？

杨子良 临时变更！临时变更！

王明礼 全部不装了？

杨子良 不装。

王明礼 伤脑筋！

任大安 （唱“进花园调”）

小杨做事不应当，

为啥不把猪来装！

楊子良（接唱）刚刚上級来电报，  
今夜煤炭要运到。

任大安（接唱）你运煤炭我不管，  
猪車一定要装掉。

楊子良（接唱）鋼鉄元帅要升帐，  
小猪怎能来阻挡。

任大安（接唱）今天一定要把猪装，

楊子良（接唱）明天再把办法想。

任大安（接唱）装猪計劃要执行，

楊子良（接唱）輕重緩急要分清。

（白）老任，我們尽量想办法。

任大安 不行，一定要想办法解决，一定要解决，一定要解决……

王明礼（前来調解似地上前唱“进花园調”）

不要吵来不要吵，

这件事情好商討。

〔两人分开坐下。〕

（白）哎，天天見見面的，都是自己人，吵象話嗎。  
听我来发表点意見。我的意見很簡單，也挺干脆，也就不囉苏，不繞圈子，打开天窗子說亮話，  
有一句說一句，巷子里扛木头直来直去！（任、楊

瞪了王一眼。王仍滔滔不絕地) 現在我既不站在車站方面講話,也不站在食品公司方面講話,我作为一个第三者发言。我认为今天这件事的发生,我个人的看法,是,噢,由于双方都有客观情况,所以双方都有困难,同时双方都有理由,不过双方都有缺点,因此双方都要检讨,然而双方……

楊子良  
任大安  
王明礼

够了,够了,够了!

依喂,依喂,干什么? 干什么?

楊子良

(急起) 你知道不知道,这煤炭运到常州,是为了保证整个专区夺取钢铁高产指标呀?

任大安

(急应) 你晓得不晓得这猪子运到真如,是为了加工出口,换取机械钢轨等器材呀?

楊子良

(逼向王一步) 这是为了支援大炼钢铁!

任大安

(逼向王一步) 这是为了祖国建设!

楊子良  
任大安

(同时向王) 这是政治任务,(同时相背。稍停,忽又同说) 你懂不懂?(任急匆匆地边下边说) 我找你主任去。

王明礼

(跟任走了几步) 乖乖,怎么吵到我的头上来? 小楊,讲好装猪,为什么又不装猪呢? 伤脑筋!(带笑地回头)

楊子良

是呀,說起来我們也有缺点: 计划经常变更,一会儿装,一会儿不装,使得人家工作发生困难。

这是一个矛盾，得想办法解决。

王明礼 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楊子良 不能这样说。老王，今天我看见你爱人啦。

王明礼 噢，我老婆也来啦。

楊子良 哎，你爱人干活可真棒。你瞧，她那副劲头，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一手叉住腰，一手举起煤锹，往煤堆上那么一站，（跳上椅子学王妻音调）姐妹们，加油呀！保牢红旗，再创新记录！我看她比你强。

王明礼 （高兴地笑）好了好了，你不要捧了，再捧要上天了。我老婆现在才好，可过去是——

楊子良 （跳下椅子走向老王）过去怎么？

王明礼 （唱“马灯调”）

过去我老婆可真懒，

她的事迹不能谈，

早上起床要是不喊，

她一觉睡到吃中饭，

乖乖隆的咚，

不高兴还把眼睛翻。

如今我老婆大变样，

食堂里面当上了小组长，

参加家属突击队，

又是卸来又是装，

乖乖隆的咚，

她比男的还要强就連我也比不上。

楊子良 老王，說实話，你爱人可真好。

王明礼 好是好，就是还有点不大好。

楊子良 什么不好？

王明礼 有点好多管閑事。

楊子良 多管閑事？

王明礼 唔——还有点太凶。

楊子良 原来你是怕老婆的。

王明礼 誰說的？

楊子良 (外綫电话鈴响，接电话) 唔，貨运室……食品公司……我小楊，你是哪一位？……張書記……

王明礼 我們的張書記。

楊子良 (对王点点头) 对，刚才省里来的电报要煤炭在今天夜里运到，所以沒有装猪……可是……好……(挂上电话，沉思地考虑書記的指示)

王明礼 張書記在食品公司干什么？

楊子良 研究装猪問題和季度任务。

王明礼 車輛批准了？

楊子良 沒有。

王明礼 那怎么装车？

楊子良 張書記讲，沒有車皮要装貨，这就是客觀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保证元帅物资的运输，又要保证副食品的供应，这就是党委交给我們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王明礼 依喂，这个不简单，又要节省车皮，又要多装货物，这倒是的的刮的人民内部矛盾。可是怎么解决呢？伤脑筋！

楊子良 想办法。书记说的对，车皮虽然较紧，可是我們从来也没有想过办法改进工作。

王明礼 話可不能这么說，为节省车皮我倒想过办法。

楊子良 什么办法？

王明礼 干脆宰宰杀杀，腌成咸肉装车。

楊子良 腌成咸肉？

王明礼 腌成咸肉就好了。（顺口溜）

装的多，运的快，

时间长了不会坏，

能煨湯，能烧菜，

又好吃，又好带。

楊子良 这簡直开玩笑。

王明礼 老弟哎，常言說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沒米怎么能煮飯？沒有车皮哪里能装貨！

楊子良 是啊，沒有车皮要装貨，这就是困难。現在既要保证元帅物资运送，也要保证副食品的供应，这

就是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王明礼 (苦笑) 伤脑筋!

楊子良 (手里端着茶杯, 来回走动, 沉思, 看杯自语) 没有車皮就应该充分利用車皮, 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地方装猪。(手里弄着茶杯盖, 忽然若有所悟, 高兴地奔向老王) 老王, 你看!

[王明礼见楊手拿茶杯, 以为要茶叶, 忙在抽屉内拿出一个茶叶瓶。

楊子良 你看这个办法怎么样? 来个双层装猪。

王明礼 (禁不住噗哧一笑) 双层装猪? 把人家大牙笑掉了! 现在都五层装猪了, 这双层装猪有什么用。

楊子良 我说是在装好货物的車子上, 再搭一层架子装猪。

王明礼 (拿过茶杯) 你说在装好货物的車子上装猪?

楊子良 对呀, 譬如说就在煤車上装猪。(两人点头会意, 高兴。楊唱“吳江調”)

这个办法怎么样?

王明礼 (接唱) 真是一个好主张。

楊子良 (接唱) 煤車上面盖楼房,

利用空地吧猪装。

巧装多装省車輛,

完成任务有保障。

王明礼 (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似的,把茶杯给杨,一只盖子拿在右手。唱)

算盘打得太如意,  
事情想得太容易,  
实际是不能称心满意。  
煤炭猪子装一起,  
卸起车来有问题,  
真是一场空欢喜。

杨子良 怎么不行?

王明礼 你想想看,猪装在上面,煤装在下面,到常州,怎么卸呢?吃饭总不能从碗底下吃起。

杨子良 利用钢铁车怎么样?

王明礼 到上海去的,下个月才有计划哩。

杨子良 耐火泥呢?

王明礼 到苏州。

杨子良 耐火砖呢?

王明礼 到无锡的。

杨子良 石料呢?

王明礼 到镇江的,还要运到高邮、邵伯、盐城、淮阴。(学苏北地方话)老爹嘅,不得用嘅!伤脑筋!(无意把茶杯盖放到口袋里,猛觉后又给小杨)

杨子良 唉,这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王明礼 是啊！（苦笑）伤脑筋。

楊子良 （着急地来回走动。自言自语）沒有車皮装貨……

这就得充分的利用車皮……

王明礼 小楊，要定定神，不要三心二意呀。（唱“吳江調”）

今天任务多紧张，

不要胡思又乱想，

安全生产記在心上。

这种办法不要你想，

領導上会做主张，

他要装猪就送車輛。

（白）这种問題只有領導上才能解决，要你这么急有什么用！我們主要是把本身工作做好。你想想看，完不成任务，出事故，要批評，要檢討。我看你不要自找麻煩，想空头心思，还是完成今天的任务要紧。

楊子良 錯了。

王明礼 对呀！曉得錯就行了。知錯必改。

楊子良 你錯了。

王明礼 我，我錯了？怎么錯了？

楊子良 你的思想不对头。

王明礼 噢！我怎么思想不对头？（內綫電話鈴响）伤脑筋！

楊子良 （接電話）唔，怎么讲？1451次車預报，二十五車